



波爾塔瓦

普希金著

波 爾 塔 瓦

〔俄〕普希金著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А. С. Пушкин

ПОЛТАВА

本詩根据苏联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
一九五〇年出版的普希金全集譯出。

波 爾 塔 瓦

〔俄〕普希金著

查良鏞譯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書 号 1437

开本 787×1092 1/29 印张 4 18/29 插页 3 字数 77,000

(原平明版印 19,000 册)

1957年3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3,001—16,000 定价(7) 0.45元

目 次

波爾塔瓦

獻 辭.....	3
第 一 章.....	4
第 二 章.....	29
第 三 章.....	57
註 釋.....	81
附 錄:	
一 別林斯基論波爾塔瓦.....	86
二 蘇聯教科書俄國文學史摘要.....	118

波爾塔瓦

戰爭的威力和榮譽，
像趨炎附勢的人類一樣無常，
如今已屬於勝利的沙皇。

——拜倫

獻辭

獻給你——但你能否願意
傾聽憂鬱的繆斯的聲音？
是否你的樸素的心靈
理解我的內心的憧憬？
也許，這種詩人的獻辭，
有如他一度仰慕的愛情，
獻給你，卻得不到回答，
自生自滅，引不起一點共鳴？

但至少，請記着，這清歌
你往往非常喜歡——
請記着，在分離的日子裏，
無論我的命運怎樣變幻，
你的幽僻、悵鬱的居處，
你的別前切切的話語，
是唯一的寶藏，聖物，
為我的靈魂深深珍惜。

第 一 章

高楚貝顯赫而又富豪，^①

他的牧場一望無邊；

他的馬兒成羣結隊，

隨地吃草，不用看管。

在波爾塔瓦的城郊

他的果園環繞着田莊，

他有數不盡的財寶，

有的明擺着，有的在庫房：

金銀，皮毛，和綢緞。

但高楚貝所以豪富、驕矜，

不是因為美鬃的馬隊；

也不是克里姆牧人的貢金，

或祖先的莊園，使他心醉。

年邁的高楚貝有個女兒，

他驕傲的是這女兒的美。^②

真的！在波爾塔瓦地區，

沒有美人能和瑪麗亞相比。

她鮮豔得像春天的花朵
在茂密的樹林裏爲林影撫摸，
她的身段苗條，像筆直的白楊
站在基輔的高崗。她的步履
有時讓人想到潔白的天鵝
在荒涼的水上冉冉遊去；
有時像牝鹿急速地逃脫。
她的胸脯泡沫似的潔白。
她黑色的鬈髮，有如烏雲，
在她崇高的額前散開。
她的眼睛明亮，像是星星，
她的嘴唇和玫瑰一樣的紅。
然而，窈窕的少女受到敬愛，
不只因爲美貌（刹那的容顏！）
使遠近的人這樣轟傳，
到處，瑪麗亞所以揚名
還由於她的謙遜和慧敏。
因此，多少英俊的少年
從俄羅斯和烏克蘭前來求見，
但羞怯的少女躲避婚姻
像是躲避錮人的鎖鏈。
所有的少年碰了壁——如今

督軍自己派來了媒人。^③

他老了，並且因為戰爭，
憂思和操勞，精神困頓；
然而熱情卻在沸騰：
愛情抓着馬賽蒲的神魂。

少年的心只燃燒一下
隨即熄滅。愛情寄寓其中
忽隱忽現，飄忽不定；
他的感情是那麽變幻無常。
但老人的心爲歲月磨鍊，
卻和頑石一樣堅強，
不那樣輕浮，不那樣順從，
它的火焰也不那樣短暫；
而是遲緩，持久，讓心
在情火裏逐漸燒紅：
生命的餘燼再也不會變冷，
除非把生命連根除盡。

羚羊聽見巨鷹的翱翔
也不會這樣向岩下躲避，

少女在廊前獨自徘徊，
戰慄着，等待一句應許。

然而母親卻怒容滿面，
來在她跟前，全身發抖，
一面握着她的手，一面說：
“無恥的，不要臉的老頭！
這怎麼行？只要我們還活着，
不，他就不能這樣無禮。
他本該是純潔少女的
正經的朋友和教父……
居然發了瘋！遲暮殘年，
還要想做她的丈夫！”

瑪麗亞全身顫慄。她的臉
像死人似的蒼白，悽慘，
而突然，全身冰冷，麻木，
少女倒在廊下的階沿。

她蘇醒過來，但重新
閉上眼睛，沒有一句話。
父母着了慌，盡量想法
怎樣安定女兒的心，

怎樣驅散悲痛和恐懼，
怎樣排解愁思和憂慮……
可是都沒用。整整兩天
瑪麗亞忽而無言地啜泣，
忽而長吁短嘆，不食不眠，
只是在屋裏輾轉徘徊，
像個幽靈。到第三天，
她的寢室沒有了聲音。

她怎樣逃走的？什麼時辰？
沒有人知道。只有個漁夫
那一夜聽見了馬的馳奔，
哥薩克的講話，女人的低語。
早晨，在草原的露珠上，
還能看到兩匹馬的足跡。

不僅是嬰兒面龐的柔毛，
不僅是青春棕色的卷髮，
有時候，老人嚴肅的容貌，
額前的皺紋，銀白的頭髮，
也可以構成熱情的幻夢
交織於美人的玄想中。

高楚貝很快地聽到
這一個致命的消息：
她已經喪盡廉恥了！
她已經投入惡棍的懷抱！
多大的恥辱！父親和母親
簡直絲毫也不敢相信，
直到事實擺在眼前
是那樣驚人的明顯；
直到這個年青的罪人
她的心懷完全可以剖明；
直到這時候，他們才明白
爲什麼她是這樣任性
想從家庭的禁錮逃開；
爲什麼她悵鬱，嘆息，
對於求婚少年的懇懇
總是傲慢地不睬不理；
爲什麼在宴席上，這樣沉默，
當座中的賓客談笑風生，
酒杯的泡沫噝噝奔騰，
她只對督軍含情示意；
爲什麼她永遠吟唱

督軍所做的歌曲，④

那時候他還寒微，困苦，
沒有聲名，也沒有權力；
爲什麼：違反女兒的天性，
她喜愛大隊的騎兵，
喜愛小俄羅斯的君王
馬尾旌和鉞矛的儀仗，
萬衆的歡呼，銅鼓的聲音……

高楚貝顯赫而又富豪，
他有的是好友和知交。
假如他要洗刷自己的名譽，
他能夠鼓動波爾塔瓦起義；
他能夠衝入督軍府中
立刻擒拿狂妄的惡棍，
一洩自己爲父的仇恨；
他能夠親手揮動刀劍
向他刺去……但是，別的計謀
鼓動在高楚貝的心頭。

那是個動蕩混亂的時代，
年青的俄羅斯正在

從鬥爭中發展她的力量，
彼得的才智使她成長。
有個嚴峻的教師，教給她
怎樣獲得光榮：瑞典的騎士^⑤
不只一次，向她攻打，
給她意外的流血的教訓，
然而，經過長期懲罰的
俄羅斯，忍受着命運的皮鞭，
終於強起來。好像鐵錘
固然擊碎玻璃，卻也鑄成利劍。

無益的虛名令人發昏，
勇敢的卡爾在深淵上打旋。
他掃蕩着俄羅斯大軍
直到古老的莫斯科城郊，
好似旋風追逐谷中的灰塵，
又把烟塵漫漫的野草壓倒。
他採取的途徑並不新鮮，
我們今日的強敵剛剛走完，
那“命運之子”豈不一敗塗地，
他的退卻是多麼聲名狼藉。^⑥

烏克蘭在暗中激動，
星星之火早在那裏點燃。
血戰的過去令人嚮往，
有些人渴望發動內戰，
他們埋怨着，高聲要求
督軍領他們走向自由，
他們以浮躁的心情
焦盼着卡爾的來臨。
多少聲音呼叫：起來！起來！
在馬賽蒲的身邊譁動，
但年老的督軍始終
對彼得一意恭順。
和平常一樣，他沉默寡言，
他安詳地治理着烏克蘭，
對於流言好像沒有聽見，
他仍舊漠然地飲宴。

“督軍怎麼了？”青年人問：
“他太老了，他已經沒用；
歲月和操勞已經耗盡
他先前的活躍的熱情。
爲什麼他的顫抖的手

還掌握着至高的權柄？
現在，我們應該宣告戰爭，
向着可惡的莫斯科進軍！
如果年高的達羅申珂，
或者英俊的沙摩洛維奇，
或者巴烈，或者高節殷珂，^⑦
無論誰統領我們的武力，
那時候，我們哥薩克
就不會葬身異邦的雪地，^⑧
悵鬱的小俄羅斯也早就
解放了，享有獨立和自由。”

鹵莽的青年人，就這樣
急躁地武斷和埋怨，
他們只渴望天翻地覆，
卻忘了鄉土過去的淪陷，
忘了波格丹幸運的爭端，^⑨
多少神聖的血戰和協定，
還有前代祖先的光榮。
但老人卻能夠步步慎重，
他的眼睛處處留神：
什麼可行，什麼不成，